

情·爱·森林

下

我的车站在你身旁

双城 / 编

美丽的不仅仅是文字

网络写手第一次

亲密曝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爱森林 (上、下) / 双城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5004-4065-0

I.情... II.双...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278 号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张敏
特约编辑 韩志
责任校对 韩志
装帧设计 风行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建 赵明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16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全二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Du Jiao Shou 守望独角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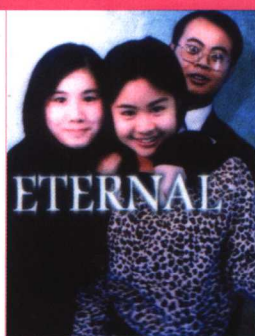
Sun Ying

宝贝丫丫

孙影



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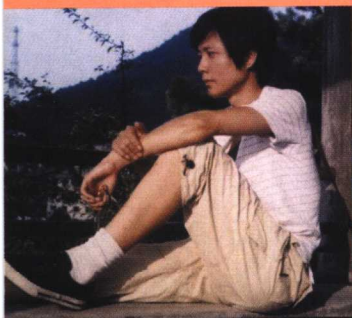


黑夜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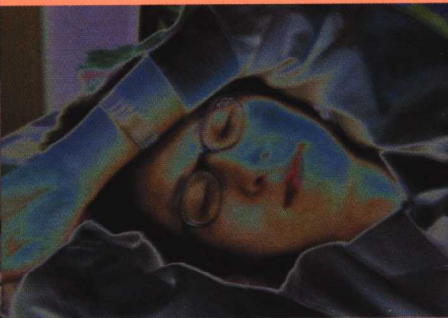


Ruo Hong 若鸿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颜色



蚂蚁阿德



带刀新娘



1247.7/
1413

双城/编

情爱森林



我的车站在你身旁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238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BM89/03



这个夏天

“每天我们在城市的角落里漫游，收集每一种爱情故事，然后用一柄细细的裁纸刀，把它们哀愁的结尾，轻轻地裁掉。”

这是作者邬昔在他的《陌上听歌》里说过的一个句子。这些故事的作者，就像这一柄柄细细的裁纸刀，只不过，他们裁掉的，不一定是哀愁。是啊，所谓的爱情故事，如果没有了“哀愁的结尾”，或许根本无法深入人心，博取哪怕一刻的感动。你看，有时人心就是这么残酷。完美的大团圆总是不入眼的，虽然谁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完美的爱情。

所以，对这句话，我有另一种理解。其实写这些悲情故事的人们，心底里是希望给每个故事一个完美或者相对平淡的结局，就好比自己是故事里的主角，谁希望自己到头来孑然一身独自黯然呢？或者，大家已经厌倦了那些分分合合悲悲戚戚，希望阳光不仅仅是玻璃窗外的风景，更可以明亮温

暖地投射在肩头。可是，无论写故事的人，还是读故事的人，我们都那么清楚地知道，很多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由不得人为地更改操控。故事是这样，真实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这个还不太炎热的夏天，在一场瘟疫蔓延之后，爱情以更纷繁的姿态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条柏油路，每个公汽站台，每扇紧闭或敞开的窗户，每个夏夜晚风吹拂的阳台，都有爱情在滋生。所幸，爱情不是小麦和蔬菜，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播种萌芽。这种平常而奇妙的事物可以在任何季节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突然地发生。让你或者猝不及防，或者欣然承受。如果这世界有什么不变的流行主题，我想，那惟一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字：爱情。

可是，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个简单而又无比复杂的字眼？在你的瞳孔里，爱情究竟是什么形状？有几种颜色？你已经错过的或正在期待的爱情又是怎样？这种传说中最纯真最销魂、眼下却被视作最廉价的感情，曾在怎样的故事中如花火般灿烂？

所有这些，只等待你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阴凉但有一点点阳光，手边放一杯还冒着冷气的可乐，轻松地摊开这本书。当然，我不能保证你不会流泪感伤，也不能保证你欣喜若狂，我只能保证并且希望，这些色彩斑斓的故事，能陪你度过这个悠长的夏天，在下一个季节来临时，心底留下一丝关于这个夏天的味道。

宝贝丫丫作品

- 8 请与我执手
14 颜色
23 到底意难平

目 录

暗地的孩子作品

- 36 那是时间滑过皮肤
57 五瓣剩叶

→ →

→ →

孙影作品

- 74 七月暴雨
86 暗香

黑夜瞳作品

- 100 你只偶尔别过一张脸

若鸿作品

- 114 指间蛛
124 缺口
138 九月百合

C O N T E N T S

→ →

→ →



9W 台灯作品

颜色作品

带刀新娘作品

蚂蚁阿德作品

守望独角兽作品

148 旋倒于手心

156 一个女人的老去

162 隔壁女人

176 再见卡卡

188 地下室的遐想

200 开始就结束不了的故事

C O N T E N T S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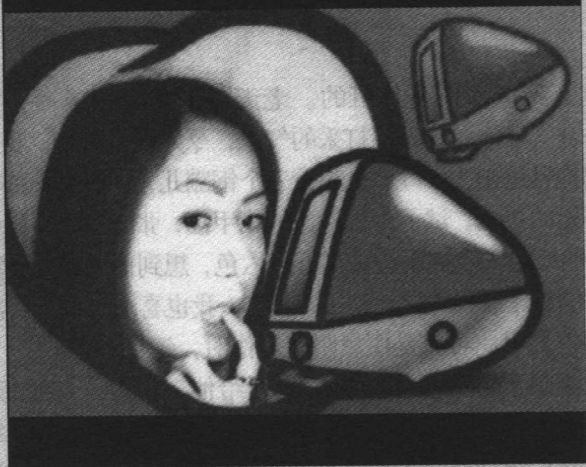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80 年代的孩子，上个世纪末开始接触网络，喜欢别人叫我丫丫，仿佛被宠爱的感觉，固执地坚持这个 ID，虽然它已泛滥。

外表纤弱，个性强烈，爱好文字和 Grunge 音乐，正在经历成长的蜕变，兴趣理想三天一个样。



宝贝丫丫作品



请与我执手

颜色

到底意难平



宝贝丫丫作品

请与我执手

周末，阿诺照例是加班的。老天爷似乎是中了暑，病怏怏的，空气里弥漫着无精打采的气息，令人很是压抑。我一个人趿着拖鞋逛出去，口袋里装着三个钢蹦儿，却丝毫不减我对柜台小姐的热情。试了十种颜色的指甲油，张开双手，好像小妖精。他最讨厌我把手指抹得五颜六色，想到他看见时会露出不乐意的样子，我开始想他了。其实，我也喜欢自己干干净净半透明的指甲，可就是愿意跟他作作对，逗他一下。

他差不多也该下班了，打了电话给他，说好一起吃饭。他乘车过来大约还要一个多小时，我掏出两个钢蹦儿买了纸杯可乐，然后很熟练地坐到了候车亭的栏杆上。我决定就这样等他。尽管几步之遥的购物中心的冷气正从里面喷涌而出，尽管一辆辆公交车启动时从屁股后面放出一股股热浪。

我把双手举到眼前，尽量地张开，对着阳光，晃啊晃啊。等车的大妈们投来诧异与不屑的目光，在她们看来，这大抵算得上是坏女孩的标志吧。我就开始在心里头偷偷地乐，我告诉自己，乐乐是个好女孩儿呢，她在这么热的天等男友等这么久呢。正如小艾所说，幸福的小女人总是感动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兴奋地跳下栏杆，在候车亭里走来走去。

想象着阿诺跳下车来，笑吟吟地走向满头大汗的我，一个拥抱，还有一个香吻，然后问：“等了很久？”我



会微笑着说：“还好呢，一个小时吧。”他爱怜地揉揉我的头发，轻声叫我“小傻瓜”。然后看见我的指甲，一脸的不解和埋怨。然后正儿八经地数落我。然后我拍拍他的脸，揉揉他的头发，扯扯他的衣角，牵牵他的手。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多么完美。

我已经看见阿诺的脑袋在车门玻璃后面张望，他是微笑着的，我也是微笑着。

偏偏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小艾打来的。她在那边泣不成声，抽抽搭搭的，我半天没弄明白她到底是怎么了。好不容易哄她安静了一些，她才哽咽着告诉我，她刚刚去医院检查，怀孕了，医生说摸起来好像位置不正常，怀疑宫外孕，让她明天去做超声波。

小艾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只好立马打车过去看她。

小艾穿着睡衣坐在木板地上，抱着双膝。她把脸深深地埋进双腿之前，还在抽泣。我走过去，蹲下，拍拍她的肩头，她一下钻进我的怀抱，“哇”地哭开了。我从来就不懂得如何安慰别人，语言有时候真是苍白。我只能不停地“好了，乖，不哭”，尴尬地抱着小艾。

第二天，我陪小艾去照超声波。所幸，一切正常，约好星期四做人流。奇怪的是，马瑞却没有陪着小艾，他对小艾可是一直宠得不得了。我隐约觉得不对，即刻看见小艾哭肿的眼睛，终于没说什么。

小艾和马瑞一直是我心中的爱情典范。当初小艾牵着

我跑到一个眉目清秀的男孩面前，奶声奶气地叫“马瑞哥哥”，转眼已是十来年。小艾如今的小女子姿态大抵是自幼形成的，从来都是旁人手心中的宝，青梅竹马的马瑞哥哥更是对她呵护备至。然而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纸，或许相爱在他们看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直到四年前马瑞应征入伍，两相送，泪盈盈。不到一星期，小艾便收到了马瑞的来信，她红着脸跑来找我。马瑞在信里写道：“小艾，训练很苦，可是几天见不到你更让我痛苦。我想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他们开始频繁的书信来往。那年小艾18岁。

在学校，我和小艾都算得上是漂亮的女生，常常有男生递纸条约我们看电影。小艾每次都红着脸，慌慌张张地撕了小纸条；而我总是周旋在几个男生之间，保持暧昧的友谊。

就这样，小艾和马瑞谈了3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而我换了半打小男朋友。小艾还是那样一副小女生的样子，对什么都一惊一乍；我的嘴边却开始浮出那若有若无的冷笑，凡事都无所谓。我不相信任何爱情，或者是不敢相信，除了小艾和马瑞的。我在心底真心地祝福他们，至少他们让我对人类的感情还不至太失望。

去年，马瑞终于回来，一对饱受相思之苦的恋人很快就外面租了房子，过起了小日子。马瑞在部队考上了公务员，工作马上进入了正轨，经济上比较宽裕，小艾就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全职“太太”。

也是在去年，我认识了阿诺。他和我以前交往的男孩子都不同，没有帅气的脸蛋，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足够的金钱。但他很老实（这年代老实的男人真是不多了），



这个巨蟹座的男人让我感觉安静。对于这个都市的爱情游戏，我累了倦了，至少他不会放弃我。于是经过他身边时我就停了下来，很简单也很自然，虽然与爱情无关。我们只能选择爱我们的人。

小艾的妊娠反应很大，吃不下东西，恶心，呕吐，星期四去医院的时候已经很虚弱了。

七八个女孩测了体温，坐在一个小房间里等。或许是为了驱除心中的怯意，陌生的女孩们聊起天来，惟独小艾还是抿着嘴低着头一声不吭。她在我耳边轻声说：“乐乐，我害怕。我冷。”我抱着她，才发觉她已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说她胸闷，透不过气来，拉我到走廊上。我不忍看她苍白的脸，别过头去，却不知怎样才能帮她。医生喊了小艾的名字，她却跑进了厕所，对着下水道干呕起来。手术前六个小时不宜进食，可怜的女孩已经没什么可吐的了。

小艾进了手术室，我在外面踱来踱去，脑子里已经是一片混乱。小艾毫无血色的脸，小艾一身的鸡皮疙瘩，小艾散乱下来的头发，小艾干呕的样子……

小艾是由两个医生扶着出来的，麻醉的药性还没有完全退。她躺在床上喊冷，我用毯子把她整个裹了起来。她说想吐，努力支着身子把头探出床外，“呕”的一声吐了一滩黄水。我的胃一阵痉挛，那东西是胃液。

喝了一点牛奶下去，小艾才安静下来，脸色已经发青，看着都让人心寒。小艾抓住我的手，说了一句“像你一样，爱不爱都无所谓多好，爱情不过是谎言……”然